

清代詞學四論

吳宏一

清代詞學四論

吳宏一 著



清代詞學四論

79. 07. 1101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七月初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R. O. C.

定價：(平)新臺幣 250 元
(精)新臺幣 330 元

著 者 吳 宏 一
發 行 人 王 必 成

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
電 話：6425518・3620137
郵政劃撥帳戶第 0100559-3 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349-5

• 82016 •

目次

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·····	一
附錄：王士禛文學年表	
常州派詞學研究·····	六九
附錄：常州派詞家年表	
《蕙風詞話》述評·····	二六九
王靜安境界說的分析·····	二九五

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

一、前言

二、王士禛詞集考辨

三、王士禛詞論辨析

四、結語

附錄：王士禛文學年表

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

一、前言

王士禛是順康間詩文大家，論聲氣之廣，影響之大，當時無人出其右。不但他的詩文，為海內所宗尚，就是他所標舉的神韻說，也是清代文學評論史上重要的詩學理論，這在筆者的《清代詩學研究》中已多所論列^①，茲不贅。

年來重閱《帶經堂全集》、《漁洋全集》^②及有關的論著，覺得除了以前寫在《清代詩學研

① 參閱《清代詩學初探》第五章。
② 筆者所見的《帶經堂集》，為康熙間程哲七略書堂校刊本，《漁洋全集》為康熙己酉吳郡泖詠堂刻本，俱為善本，尤其是後者，更是世所罕見的本子。

究》中的意見之外，可以再研討的有下列幾項：

一、王士禛的師承交游問題。對於他和錢謙益、趙執信之間的關係以及詩論上的異同，因為發現了一些新的資料，覺得有若干地方需要補充說明。

二、後人對王士禛神韻說的批評。以前我在談神韻說的反響時，曾就所蒐集的資料，分爲贊成者及反對者二類來探討神韻說對後世的影響。現在我又發現《四庫提要》等書中有關的資料，可供研討。

三、王士禛的詞集和詞論。王士禛的詞集《阮亭詩餘》、《衍波詞》和詞論《花草蒙拾》，俱不見著錄於王氏全集（王氏弟子程要所校刊之《帶經堂集》）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。我個人在翻檢王氏的文學評論資料時，發現康熙以後很多的詞話^③，都一再稱引《衍波詞》和《花草蒙拾》，例如李調元的《雨村詞話》以爲王氏《浣溪沙》錄揚城郭是揚州一首「可敵一篇江都賦」，沈曾植的《菌閣瑣談》以爲「漁洋《花草蒙拾》，偶然涉筆，殊有通識。」都甚表推崇，但很多人矚目於漁洋的，多止於他的詩和詩論，對於他詞學上的成就，都略而不提，因此我覺得有探究的必要。

前兩個問題，將另行撰文發表，本文想探討的是，有關王士禛詞集和詞論的相關問題。筆者撰寫本文的方法和步驟，大致上是這樣的：

③ 參閱唐圭璋編《詞話叢編》第二冊至第十二冊。廣文本。

一、我確定以王士禛的詞集和詞論爲研究的重心以後，便廣爲蒐集有關資料。除了王氏著作以外，同時大家及先後詞人的著作都在研讀之列，至於近人雖然不太注意王氏的詞學，但只要有片言隻字，也不願輕易放過④。

二、爲了知人論世，因此就王士禛的傳記資料作一考辨。今就翻檢、推論所得，編成「王士禛文學年表」，以供參考。

三、本文爲求有堅實之依據，於王氏詞集及詞論，皆先考定它的著成年代，然後才討論問題。

四、王士禛的詞集與詞論分開研討，力求層次分明。

④ 像陳乃乾《清名家詞》的跋，以及江潤勳（《詞學評論史稿》）嵇哲（《中國詩詞演進史》）等有關王士禛的詞評。

二、王士禛詞集考辨

(一)《阮亭詩餘》和《衍波詞》

王士禛的詞集有兩種板本：一種叫《阮亭詩餘》，一種叫《衍波詞》。《阮亭詩餘》是光緒六年趙之謙據孔氏藏本刻印行世的，收入《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》中，凡一卷三十首，另附「和李清照漱玉詞」三十七首。《衍波詞》為孫默所刊行，初刻於康熙三年，原與鄒祇謨《麗農詞》、彭孫謫《延露詞》合為三家詞，後收入孫氏《十六家詞》中^⑤，凡二卷一百二十餘首，除了《怨王孫》（若天雲晚）一首之外，《阮亭詩餘》所收的作品，皆在其中。從康熙以來，《衍波詞》覆刻數次，一直風行，而《阮亭詩餘》則幾乎湮沒無聞，鮮為後人稱引。甚至將二者混為一談。

⑤ 或去其鼎彝詞為十五家，見四部備要本《十五家詞》。《四庫提要》云：蓋其初刻在康熙甲辰，為鄒祇謨、彭孫謫、王士禛三家，即《居易錄》所云，杜濬為之序。至丁未續以曹爾堪、王士禛、尤侗三家，是為六家詞，孫金礪為之序。戊申又續以陳世祥、陳維崧、董以寧、董俞四家，汪懋麟為之序。十五家之本，定於丁巳，鄧漢儀為之序。又，是書又名《國朝名家詩餘》。

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譚獻。他在光緒十三年寫的〈校刻衍波詞序〉^⑥中說：

許君邁孫篤好填詞，與予同嗜，……邁孫舊藏《阮亭詩餘》一卷，祇三十調，有尚書自敘，爲當日手定之本。今據以讎勘，並存敘目於後。嘗讀《帶經堂全集》，尚書撰述備具，而《衍波詞》未嘗著錄，殆以少歲綺靡之習弃之。

同年在《復堂丁亥日記》^⑦中也說：

閱《阮亭詩餘》一卷，與予舊藏寫本微異。

根據這兩條資料，再翻檢榆園叢刻本《衍波詞》，我們可以明白：許增（邁孫）在《校刻名家詞集》^⑧，彙爲榆園叢刻時，曾據所藏《阮亭詩餘》以校勘《衍波詞》；譚獻襄助其役，因而發現了二者之間的差異。譚獻以《阮亭詩餘》有作者王士禛的自序，而《衍波詞》無之，因而斷定《阮亭詩餘》爲王士禛「當日手定之本」。言下頗有《阮亭詩餘》遠勝《衍波詞》之意。因而接著說：「嘗讀《帶經堂全集》，尚書撰述備具，而《衍波詞》未嘗著錄，殆以少歲綺靡之習弃之。」顯然可知譚氏以爲王士禛於《衍波詞》必有悔其少作的意思。

⑥ 見榆園叢刻本《衍波詞》。

⑦ 丁亥即指光緒十三年。後來徐珂輯錄譚獻論詞之語，成《復堂詞話》一書，此條資料亦收錄其中。

⑧ 許增爲郭麐弟子，他所校刻的詞集甚爲士林推重。譚獻《蘭中詞》云：邁孫老去填詞，傳頻伽兼塘本師衣鉢，頻年校刻古今名家詞集，千金一冶而於慎下筆，一字未安，不欲問世。

後來，在光緒二十七年，吳重熹將《衍波詞》輯入《石蓮菴山左人詞集》時，即以榆園叢刻本爲底本，並加識語：

（漁洋詞集）世所流傳者有二本：一曰《衍波詞》，刻入孫無言《十六家詞》中。《居易錄》：孫無言居廣陵，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，詢以有底急，則云欲訪彭十義門，索其新詞，與予及鄭程村作，合刻爲三家耳。……初刻爲三家，後廣之爲十六家。

一曰《阮亭詩餘》，相傳爲公手定，有自序，及宛陵唐允甲、東武邱石常、南昌丁宏誨、蘭陵鄒祇謨、吳嘯沈履夏、同里徐夜各序，邱石常、徐夜評注，此本爲闕里孔傳鐸藏本，鈔極精，趙益甫刻入叢書。……

可知吳重熹沿襲了譚獻的說法，仍然以爲《阮亭詩餘》「爲公手定」，至於事實如何，則未作研討。令人疑惑的是：他們既然肯定了《阮亭詩餘》的價值，爲什麼在彙輯叢書時，卻偏偏選錄《衍波詞》^⑨？

到了民國二十六年，陳乃乾爲上海開明書店編定《清名家詞》，在所收《衍波詞》後附有跋語，才提出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：

王氏《帶經堂全集》中無詩餘，其別刻流傳者有二本：一爲孫默刻本，名《衍波詞》；

⑨ 這當然可解釋爲他們以爲《衍波詞》收錄的作品較多，可包含《阮亭詩餘》的緣故。不過，仍然令人不無疑惑。

一爲趙之謙刻本，名《阮亭詩餘》。《衍波詞》出漁洋手授，《居易錄》記之甚詳。《阮亭詩餘》則趙氏據闕里孔氏所藏鈔本付刻，以卷首有自序，或指爲漁洋晚年定本，余未敢信也。

《阮亭詩餘》凡詞四十六首，其不見於《衍波詞》者，有《怨王孫》碧天雲晚一首，而《衍波詞》校《阮亭詩餘》，則溢出七十餘首，豈七十餘首皆當刪，而《怨王孫》獨在可存之列耶？……明眼人當能辨焉⑩。

對於《阮亭詩餘》，譚獻雖然只說「公當日手定之本」，吳重熹雖然只說「相傳爲公手定」，並沒有說是王氏「晚年定本」，但是尋繹語意，他們話中實有此意，至少有《阮亭詩餘》較《衍波詞》晚出而爲公所自定之意，所以陳乃乾雖然強調了些，卻也不算誤解譚、吳的原意。陳乃乾反對這種說法的理由，是以《衍波詞》和《阮亭詩餘》互校，就其篇數的多寡、作品的重見等情形，來做爲立論的依據。雖然不無道理，畢竟失之虛泛。事實上，只要考定二者的著成年代，很多有關的問題，都可迎刃而解。

(二)《阮亭詩餘》的著作年代

⑩ 陳乃乾統計的作品篇數有誤。《阮亭詩餘》應爲四十七首，《衍波詞》應爲一百二十七首。

要考定《阮亭詩餘》的著作年代，首先要探究的是《阮亭詩餘》的序文。

《阮亭詩餘》除了作者王士禛的自序之外，還有邱石常等人的序文。現在先看鄒祇謨和徐夜的序：

阮亭年少才豐，無所不擅，千古文義書詞，直欲一時將去；卽如詩餘一事，於阮亭直雕蟲耳，而以余讀之，篝燈蕭寺，中夜琅琅，覺十年中離別之苦，哀樂之多，無不怦然欲動……（鄒祇謨）

少年情事如水，風雅旁溢，則花間草堂之流豔作焉。……貽上弱齡，性近騷怨，流連極致，爰有是編。（徐夜）

「阮亭年少才豐」「貽上弱齡」二語，足以證明《阮亭詩餘》爲作者少年之作。至於究竟指何年而言，則有待進一步的論定。王士禛〈自序〉云：

向十許歲，學作長短句，不工，輒棄去。今夏棲居，效比邱休夏自恣，桐花苔影，綠入巾烏，墨卿毛子，兼省應酬。偶讀《嘯餘譜》，輒拈筆填詞，次第得三十首。易安《漱玉》一卷，藏之文筥，珍惜逾恆，乃依其原韻盡和之，大抵涪翁所謂空中語耳。適內邱喬子文衣、雲間田子髯淵微檄至，聊命奴子錄一通寄之，文衣謬獎爲好手。余落魄之餘，聊以寄興，無心與秦七黃九較工拙，文衣之許我過矣。

這一段話有幾點可以注意：

一、喬文衣，卽喬鉢。據王士禛「望劍州懷喬文衣」一詩^⑩，可知康熙十一年以前喬氏已卒，則《阮亭詩餘》必當成書於是年之前。

二、田鬻淵，卽田茂遇，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有傳。順治年間曾與張淵懿合選《詞壇妙品》十卷，王士禛《自序》所謂「雲間田子鬻淵徵檄至」，不知是否與《詞壇妙品》有關？

三、「向十許歲學作長短句，不工，輒棄去。今夏樓居……」諸語，尋繹語意，雖然不知「今夏」究係何年，但在二十歲後，應無問題。而且《自序》中所謂「休夏自恣，桐花苔影，綠入巾幘。」拿來和作者《蠶尾續文》卷三《抱山堂詩序》^⑪對照：

予兄弟少讀書東堂，堂之外，青桐三，白丁香一，竹十餘頭而已。人跡罕至，苔蘚被堦，紙窗竹屋，燈火相映，吟唔之聲相聞，如是者蓋十年。

似乎「今夏樓居」乃指家居而言。關於這點，配合下文所考看來，應可採信。

四、自序所說的「余落魄之餘，聊以寄興，」大可尋味。上文說《阮亭詩餘》是少年之作，

^⑩ 見《漁洋全集》（康熙己酉吳郡游詠堂刊本）《漁洋山人詩續集》卷四。題下原注：「名鉢，內丘名士，以湖口令遷守劍州，卒官。」按，是恭繁年壬子（康熙十一年），故知喬文衣卒於是年之前。

^⑪ 見《帶經堂全集》（康熙間程哲七略書堂校刊本）第七編。抱山堂，王士禛仲兄王士禛所居堂名。

而王士禛除了在順治九年會試落第之外，毫無「落魄」之可言。從順治十五年以後，王氏一直平步青雲，位居顯要，更談不上什麼「落魄」。因此，〈自序〉既言「余落魄之餘」，則時間當指順治九年至順治十四年這一段家居時期^⑬。

談到這兒，我們再來看邱石常爲《阮亭詩餘》所寫的序文中的幾句話：

貽上制藝，爲學者宗師，而古風絕律，風格骨魏，時露橫槊搥鼓，不受絀羈。

所謂「貽上制藝，爲學者宗師。」當然不會指落第時而言，而應指進士及第時才對。我們查對作者的生平資料，知道王士禛順治九年會試落第，旋歸故里。次年祖父王象晉卒於家。順治十二年，與長兄王士祿同上公車，會試及第，但不知何故，未及殿試即歸新城。一直到順治十五年才又參加殿試，二甲及第^⑭。因此，「貽上制藝，爲學者宗師。」應指順治十二年或十五年之後。再配合王氏自序的「余落魄之餘」來看，我們有理由相信，《阮亭詩餘》的著成年代，不出順治十二年到順治十四年這兩三年間，換句話說，《阮亭詩餘》是作者二十二歲到二十四歲間所寫的作品。

現在，再從作品本身來推論《阮亭詩餘》的著成年代，看看和上文所論定的是否相符。

《阮亭詩餘》凡四十七首，其中和韻與無題之作佔了一大半，就考定著成年代而言，幾乎毫

⑬ 參閱惠棟輯《漁洋精華錄訓纂》附刊「漁洋山人自撰年譜」、金榮《漁洋精華錄箋注》附刊「王漁洋年譜」等書。

⑭ 同上注。

無價值。其中最具考定價值的是五首〈柳枝詞〉：

趙北口柳枝詞

湖光如鏡復如酥，柳色迢迢入大沽。（下略）

雖然沒有署明寫作年月，但我們卻可從有關資料中考定出來。《漁洋精華錄》係王士禛自選而託名盛符升、曹禾者^⑮，其中第三卷有〈趙北口見秋柳感成二首〉，題下有原注云：

順治乙未，予上公車，與家兄吏部、傳彤臣御史，賦柳枝詞于此，忽忽十餘年矣。隄柳婆娑，無復曩時，不勝攀枝折條之感，因賦是詩^⑯。

乙未指順治十二年，時作者二十二歲。

另外，有一首〈滿江紅〉也是可以考定著成年月的。

滿江紅 同家兄西樵觀海

蕭瑟泓嶂，臨高臺、居然萬里。正雲濶決瀉，黏天無壁。日月縱橫山島外，星河爛熳洪

⑮ 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卷六王士禛小傳：從來刻集之多，刪芟之多，均無過于士禛者。先於（康熙）三十九年刻其詩三之一，凡千餘首，為《漁洋山人精華錄》十卷，託名盛符升、曹禾所選。近人得士禛與林信書札（載《烟畫東堂小品》），乃知出于士禛自選。

⑯ 詩中自注所引「銷魂橋上銷魂樹」等句，見《阮亭詩餘》詠本意之「柳枝詞」中。傳彤臣，即傳展。